

# 夏衍选集

上



# 夏衍 选集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守义

**夏衍选集（共两册）**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5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frac{5}{8}$  插页 6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2版

198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35,000

---

书号 10019·1275 定价 2.35 元



作者像（一九七九年）

由知單是知單不單錯難的事情呢，有，是不單有知單  
必須讓知單知道的事情呢。也有。單單錯難，就是亂，知  
單了，必須讓知單知道的事情，就是「跳」。亂，就是去他  
不清楚，難得不明白，才指東，又指西，這件事情未講完  
又講另一件事情，把知單弄得不知道單單單單中，不知白  
這是什麼一回事，知單是「跳」知單，一件本來  
應該連續的一氣的事中，**知單**自自自自自，一件本來  
進了一些事與無事的事中，這也就是在知單的思想上，  
留下了「留坑」，或知單留下了障礙。**知單**思思不清  
知單戶不僅費，不單知單，那多事也無從知，知單就  
會對知單的事與無事的事中，知單到知單了。

作者手迹

## 目 次

秋瑾传 .....	1
上海屋檐下 .....	63
心防 .....	139
法西斯细菌 .....	225
复活 .....	333
考验 .....	427
祝福 .....	513
林家铺子 .....	555
革命家庭 .....	613
烈火中永生 .....	677
包身工 .....	785
“包身工”余话 .....	803
后记 .....	815

秋 瑾 传

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就是依据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以发生的事件。历史家和诗人的不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后者用韵文之点；他们的相差，可以说是在前者叙述实在的事件，而相反地后者叙述可能的事件之点。

——亚理士多德：《诗学》

有一种没有根柢的见解，以为演剧的机能只在保留伟人的面影；但这只是历史的任务，而不是演剧分内的事情。我们在舞台上应该学习的，不是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么，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别的人物，被安置在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将要做出些什么来的事情。

——莱辛：《汉堡演剧评论》



## 人 物

秋 瑾——二十六岁。

王延钧(子芳)——其夫，部郎之类的京官。

吴兰石——廉太太，秋瑾的女友，四十岁。

秋 子——六岁。

秋 女——满两岁。

徐绮尘——秋瑾的女友，二十八岁。

徐淑华——绮尘的妹妹，十七岁。

吕 萌——女友，二十五岁。

王金发

程 毅——大通学校教员。

徐颂扬——大通学校学生。

钱应仁——大通学校学生。

吕植松——大通学校学生。

蒋 纪——大通学校职员，内线奸细。

李益智——新军第一标标统。

贵 福——绍兴知府。

李鍾岳——山阴知县。

章瑞年——会稽知县。

胡之楠——劣绅。

知 县

阮财富——拐着一条腿的农民。

阿 桂——地保。

乡民甲——六十岁以上。

乡民乙——十六七岁。

乡民丙——三十岁。

乡民丁——三十岁，念过一点书。

小孩一

小孩二

奶 妈

仆 妇

刑名师爷

书 记

差 役

乡民、男女小孩等若干人。

皂隶、仵作、亲兵、听差、学生、衙役等若干人。

## 序 幕

〔一九〇〇年(光绪庚子)秋九月。〕

〔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南郊。离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右手是凉亭的一半，横断舞台的是一条破碎残败了的石板路，靠路都是稻田，有的已经收割，有的还垂着金黄的稻穗。蔚蓝的天，远远的阡陌，坟堆，路旁和坟边的樟柏杂树，太阳直射着。旧历九月初，但是天气还是很热；远近还有断续的蝉声，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调一样。路上和凉亭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好象在期待着什么有刺激性的消息。〕

〔幕启时，几个小孩从路的一端奔回来，七张八嘴地喊着。〕

小孩一 来了！

小孩二 来了，大老爷的凉伞也看见了。

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赶人。噢，噢……

小孩二 站开，站开，知县大老爷来了，噢……

〔群众男女挤过去看，伸长了头颈也望不见一些影子。小孩钻进人丛去。大家又退回来。大家起哄的时候，只有乡民甲坐在凉亭凳上吸旱烟，不动。〕

乡民甲 我早说了，又是空阵头！

乡民乙 (从人丛中抓住一个小孩，使劲地一推) 小鬼，瞎起哄，荒年乱世，染缸翻，谣言多，连这些小鬼也会造谣言……

乡民甲 这都是闰八月闰坏的，逢到闰八月，一定有刀兵。咸丰元年，末年，都是闰八月，哪一年不是……

〔对于他的“老话”，好象大家已经都不感到兴趣了。

小孩一 (不服气地对乡民乙) 在塘上明明看见地保阿桂拿着藤条在赶人，喊着，“站开，站开，大老爷来了！”

乡民甲 (解说似地) 哪儿能这样快，验一个尸，也要翻来“无故”、翻去“无故”地验这么大半天，况且今天要验五个……

乡民丙 噫，方才说四个，为什么又变了五个了？

乡民甲 你不知道，给洋炮打死的是四个，一个女的听见男人闯了祸，给洋人打死了，就在桑树上上了吊。

乡民丙 好厉害，一杆洋炮，打死四个人。

乡民乙 (接上去) 谁说一杆？教堂里的洋炮不止一百杆，都是从杭州运来的；吃教的不论男女，每人都有一杆。

乡民丙 怪不得，这样的时势还有胆子住在乡下。

乡民甲 城里还不是一样，京里出了事情之后，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带了洋炮了。

小孩二 (对乡民甲) 阿庆伯，你怕不怕洋炮？

乡民甲 (吃了一惊，搭讪地) 为什么不怕，我又没学过神拳。

乡民丁 (从旁冷冷地，一边用刀打着火) 学了神拳也不中用啊，洋人破了京城，皇帝逃到陕西去了。文武百官都向南边逃，一条大运河也给官船挤满了。

乡民丙 运河？

乡民丁 “隋炀皇帝开运河”的运河啊。

乡民甲 (慨乎言之)长毛造反的时候,大家逃到北边去,洋鬼子造反,大家又逃到南边来,这是天数,“天数难逃”,逃了有什么用？

乡民乙 (好奇地问乡民丁)人家说,学会了神拳可以避枪炮,为什么义和团也会打败呐？

乡民丁 洋鬼子学会了乖,鸿钧老祖的法术被他们破了,他们用乌鸡白狗的血,加上女人下身的腥臭,灌在喷筒里射出来,符咒就没有用。

〔大家热心地在听,猛不防乡民乙大声对一个女孩子喊着。

乡民乙 小阿贞,当心给吃教的捉了去!别再在天主堂门口走了。(轻薄地笑)哈哈!

〔女孩惊惶失措逃走,大家哄笑。

乡民甲 对了,洋鬼子捉了女人去,就是这个用处。

乡民丁 用处可多呐,譬如眼乌珠……

〔几个小孩又不知看见了些什么而跑出去了,大家望着远去。

声 一 来了,来了!

声 二 阿桂!阿桂!

〔人群浮动了,大家闭了嘴,等着什么消息,戴着红缨帽的阿桂手里拿了藤条,气吼吼地登场。

小孩一 阿桂伯!

小孩二 来了没有?

阿 桂 (和众人中一两个略略地点了点头,带喘地)大家站开

一点，知县大老爷就要来了，站开，站开！（将小孩推向路旁）远远地看，不准走到路上来。（提高了声音）跟大老爷在一起，有几个教堂里的人也要进城去，他们经过的时候，大家不准讲话。（向大家一瞥）洋炮是不生眼睛的！（用藤条拦着人，正要下场）

乡民甲 阿桂哥，辛苦了！大热天气。

阿桂 （摇头）吃了这碗饭，还能不干吗？

乡民甲 验完了？

阿桂 好容易！（做一个不愿给人听见的手势，可是声音还是很响）喂，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了！

乡民甲 眼乌珠？（一怔）

乡民乙 挖掉了？

阿桂 骗你？（回头来蓦然看见了阮财富也夹在人丛里面，便狠狠地）什么，财富！你拐出来干什么？你也看热闹！

阮财富 不，……（支吾）我是过路，……到城里去探一探阿狗……

阿桂 探什么，把茅篷草舍让出来就行了，你得当心，官司没吃完呐，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走开，看什么！

阮财富 （害怕地哀告）阿桂哥，让我歇一歇，一会儿就走的。

〔有人窃窃私语，阿桂用藤条赶着人，下。〕

阿桂 （内声）站开站开，挤什么？

乡民乙 （跑到乡民丁身边）死人身上的眼乌珠都挖掉了，方才地保阿桂讲的，听见了没有？

乡民丁 这有什么稀奇，大惊小怪，洋鬼子在中国人身上最想要的就是眼乌珠，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样。

乡民甲 （夹上来）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么用啊，挖了

去……

乡民丙 知道知道，挖了去造千里镜。

乡民丁 瞎说，挖了去造洋药水，拍照相。

乡民丙 嘿。（好奇地歪着头）

乡民丁 （得意了）眼乌珠，小孩子的心肝，女人的经水，一起用  
药水化了，这就是拍洋画的药水。

〔小孩们睁着眼睛听着，一步步地走近来。〕

乡民丙 （佩服）你真是“百晓”，什么都晓得。

乡民丁 这又不能随便讲的，书上看来的！

乡民丙 这事情上了书？

乡民丁 对了，吃教的人死了之后，把尸首摆在黑房间里面，洋  
人用一把小洋刀，一块白布……

〔正要讲下去的时候，乡民乙冷不防地用两个手指装着  
挖眼珠的手势，对准了歪着头在听故事的一个小孩的眼  
睛。〕

乡民乙 （发出恐怖的声音）噢，洋鬼子来挖眼睛了。

小 孩 （哇的哭了）啊，……姆妈！……（逃走）

〔众人大笑。趁这机会，阮财富挤进一步，在路边蹲着。〕

阮财富 （仰起了头问）阿庆哥，知县老爷真的要从这儿过吗？

乡民甲 （随便地）不从这儿过，大家等着看什么？

阮财富 唔。

乡民乙 财富！你们阿狗……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阮财富 （摇头）谁能说。（垂头丧气）

乡民丙 本来就是你不给机，黄七虎要你一块地，你能不给他  
吗？出钱向你买，你偏不让，好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耶稣的招牌请了出来，要了你的地，抓了你的人……

乡民乙 (接上去) 地上的春花掘掉了, 阿狗的屁股打烂了, 现在, 连你的茅篷草舍也得拆掉了。

乡民丁 (教训似地) 跟你说, 现在这个时候, 带一个洋字的东西就惹不得!

乡民乙 对了, 这年头, 好象洋狗也比草狗威风!

乡民丁 黄七虎本来已经够霸了, 今年进了教, 你还能跟他拗? 知县老爷也得让他三分, 你算得什么? 真是泰山头上动土!

阮财富 (哀痛地) 可是, 我们只有这块地, 要了去, 叫我们吃什么? 我, 我……

乡民乙 喂, 财富, 你倒可以去进义和团, 他有教, 你有团, 请大师兄跟耶稣干一下, 嘿……

乡民甲 (故意将眼睛往周围一扫) 当心啊, 小伙子讲话。贴在城门口的告示, 你们看见了没有! ……

〔远远隐约有锣声。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后一退, 中间让开了一条大路。阮财富没有动, 慢慢地站起来, 脸色青白, 咬着嘴唇。锣声近了, 大家又慢慢地望前拥。财富在人丛中挣扎着, 一个乡妇被他挤了, 怒目对他, 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怜的嘴脸, 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

乡 妇 你急什么, 财富?

阮财富 不, 我要看一看。

〔话未完, 锣声更近。阿桂又来驱人了。财富低下了头, 向后退, 差不多跌倒, 乡妇扶住了他。〕

阿 桂 站开, 站开! (下)

〔打着锣, 撑着凉伞, 知县的亲兵、件作、皂隶, 接着是知县的轿子登场。大家静默而好奇地看着。轿子抬近凉



亭时，突然地阮财富从人丛里扑出来。

阮财富（拦轿跪下，喊）青天大老爷申冤！冤枉……

〔全场人都怔住了。两个亲兵抓住了他。轿子也停了下来。知县从轿子里俯出上半身来，怒容满面，但掩不住惊惶之色。

知县 混帐！在本县经过的时候……

阮财富（挣扎）大老爷，替小的申冤……

知县 什么事，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阮财富 青天大老爷，黄七虎霸占我的田地，割掉我的春花，又要拆掉我的草舍，连我的儿子……阿狗，阿狗也捉……

知县（不耐烦的样子）有状子没有？

〔亲兵搜他的身上。

亲兵 回老爷，没有状子。

知县 没有状子，那你告什么？

阮财富（发急）大老爷替我申冤呐，（叩头）小的就死也……

知县（麻烦，但是态度却已经变镇静了）你有什么冤屈的事要告状，得写一份状子，到衙门去告。这样的拦轿告状，照皇法是有罪的！（挥手）带下去，有什么事，补一份状子来。

阮财富（被亲兵扯下去的时候，拚命地挣扎）大老爷，小的没有钱，没人肯替小的写……

知县 什么？（一转念，就表示爱惜百姓了）唔，没人给你写状子，（对听差）来！将这……（对阮财富）你叫什么？

阮财富 小的叫阮财富。

知县 将这阮财富带回衙门去，要文案给他补一份状子。

听差 是。